

你照亮我的生命

曾心儀

我的夢魘像遼闊無垠的黑海，卻又像一個簡單素寫的夢魘國度，我要追逐追得累乏了，才看清它怎麼伴隨我、它怎麼攀長繁殖、它怎麼匱乏地以小小魔術唬弄我。感謝主，讓我渡過許多關口，最終讓我還能喘息看它，知曉它與我連結，分不開，也分不清是日間的我延續到夢魘，還是夢魘跨過晨曦滲透到我的日常生活，如此銜接，循環不已。

什麼時候，它從童女的清純，變質摻雜了俗世的惡？它被制約，一點一點地。為什麼會有最驚懼的角落被敏銳地觸動？魔咒套牢，甚至死亡都不能解脫？父親的死亡圖像何以深化到夢魘，變形為對女兒的不倫？也許只能等到有一天我蒙主寵召，才能免除魔像幻化戲弄。

曾經，夢魘不是異常沉重。孩童偶爾會有夢中驚嚇，孩子不會說夢到什麼。當我感覺到夢的沉重，那已是在我樂於走進夢中、在夢中歡樂、在夢中沉溺，很長的時日後。我竟然經過許多次夢中驚醒，失去夢中的幸福而哭泣，哭了無數次才發現夢魘駕馭我已很久了！我才發現，與女兒分隔台美兩地、被迫不能相見是如何深層地割裂我的內心，年屆晚近才能正視早在最後一次看見六歲小女兒的背影時，內心的傷口慘烈地斷裂。到了這時，認清斷裂是不再改變的事實，而夢中女兒依稀還是幼小模樣，我還能摸撫到她柔嫩的肌膚，還能感受她親密的擁抱。只要我能清醒睜開眼，我就會看到我的臥室不是夢中那早已消失不見的家，女兒與家人移民美國已是幾十年前的事了。雖然每天從電腦網站上看女兒的照片，雖然曾經與成年的女兒有短暫的相聚，成年後的女兒從不曾來到我的夢中。我知道，我深深拖負著對幼小兒女的愧疚，而女兒徹底地不與我來往，更是加重我的愧疚，她也像一把拔不出來的刀，深戳入我的心。縱使我仍擁有兒子、媳婦與三個孫兒女的幸福滿溢，內心的刀傷跨過日夜緊緊盤據著我的心，從不鬆解。

我想要解開夢魘的謎團，卻是越解結越多。內心傷口的斷裂，說起來令人無法置信，竟然沒有足夠的防禦——在斷裂之前，在斷裂之後。是把它擱置了吧？離開兒女，再成為單身女性，為著自己有母親的身份，更要奮發圖強，要作一個獨立、堅強的職業婦女，讓孩子引以為榮。

這又使我的夢魘衍伸，到高雄美濃作農村採訪的幾年鄉居生活，對農村遠景有許多盼望、交錯著看不到改善的農民的悲怨，對美濃深厚的愛也成為夢魘。無數次、無數次，我在夢中尋找去美濃鄉居的路。不知是夢，總擔憂著盤根錯節的地方派系惡質化，使農民深陷其中，互相傾軋。還有到各地原住民部落，上山下海，每個部落的美麗與哀愁，不斷激盪，只聽見微弱的求助與深層的悲憤。山上的，海裡的，種種繁燦炫麗，都披上抑鬱的陰暗，群蛇鑽動般滑進我的夢。我在美濃曾跟著一位農場場長羅大哥一家人，作田野調查，跟了一年又一年，從浸穀

種、培育秧苗、插秧，到稻穀成熟，碾米，我從一個農盲變成知道米怎麼來的，有豐富的收穫。但是，羅大哥壯年早逝，他留給我的是「一個末代農夫」一生的怨嘆。羅大哥不可能死而復生，我在美濃歡樂的日子已遠去，羅大哥生前就沒有對農村復甦的樂觀期待，他的死亡更像一抹潑墨揮灑在我不自覺的夢中國度。

我和許多社會運動的朋友一樣，曾經不遺餘力投入基層工作。那是一場費時久遠、耗盡人力的艱苦戰役。我們習於苦中作樂，生活雖然貧困，卻總是懷抱理想，不停歇地戰鬥。不怕透支負債，總相信得到的成果是無價之寶，相信整個社會的改革、整個社會的獲利遠遠超過個人所得。社會運動這條路讓人最痛心的是社運團體的分裂，爭辯不相上下，同志變陌路。這條路在什麼時候走到岔口？也許足智多謀的人會說「分進合擊」，相對於「鬥爭就是進步」，犧牲永不停止。

我最早參與社運時，經常請教前輩，碰到問題如何處理？同志被逮捕了，要不要救援？有前輩說，要發揮同志愛，展開救援，誓死抗爭。卻有前輩說：

「如果我被逮捕坐牢，我希望外面的同志不要救援，如果同志做救援抗爭，我會生氣。我希望外面的同志繼續做崗位上的工作。我認為坐牢的人，要乖乘坐牢，不要浪費外面的資源。」

我即使不同意他說的話，我還是很佩服他的個人主張；他是拿自己做例子。事實上，在社運中看到同志被逮捕坐牢，很難不去聲援。與軍警憲抗爭，一波接一波，從來沒有中止。這幾乎已經成為生活的內涵，像排隊進場看電影一般，緊接在我的夢魘中，一再地讓我於夢中如同身陷抗爭現場裡，不斷地衝突！衝突！心驚膽跳！

社運工作最早被視為紮根、作基層。經過幾年耕耘，一些社運工作者把社運當墊腳石，由特定派系扶植為公職接班人。這是社運的一次分裂。派系領導人公開說「進軍新國會」，私底下坦言：作社運的幹部經濟無著落，家裡老婆都鬧離婚。此例一開，一批接一批菁英踩著社運墊腳石都去當公職，選舉路線花的錢多、賺得的錢也多，走上另外一條路。堅持做社運工作者，受制於環境因素，很多人散居各地苦苦撐生活，等待時機，當有攸關眾人福祉的議題出現，他們馬上被號召出來，像往日一般又生龍活虎，英勇激昂。二〇一三年三月初，全台灣有上百萬人遊行反核，場面極為壯觀。回想社運初期，遊行規模小小的，熱情在情治當局鎮壓下依然昂揚，那是多麼可貴的社運胚胎圖形！

我看著電腦電子報百萬人反核的圖片，真是感動！這幾年，我照顧失智症的媽媽，很少參加公眾活動。我只能用個人工作室的方式，在家裡做小企畫案，維持生計。媽媽的智力退化很緩慢，當她的病徵明顯時，其實已病了多年。作為失智症家屬所承擔的壓力很大，這是一條辛苦的路。很長的時間，我的心田幾乎乾枯了。有時候，我躲到社區公園，坐在樹蔭下，看落葉，看地上樹葉的陰影。我慶幸自己參與過社運，能夠體會也是社會弱勢的老人境遇，就在家裡把社運的理念實踐，盡心力照顧媽媽。生活裡，很多的面向相互衝突。我沒有陪伴兒女成長，使我更警惕要盡心力照顧媽媽。女兒曾在給我的信上寫「成長只有一次」，我知道我使她多麼痛苦。

如果我沒有參加社運，我可能會忽略老人的人權。事實上，老人的福利也是社運的一環，只是它更加弱勢，聲音更為微弱。當我和媽媽的相處從緊張、不斷的衝突，轉變為和諧，期間經過漫長的黑暗。它也是我的夢魘，但夢中媽媽一直是年輕的模樣，從來不見老態。

如果我不是在社運遇見我的最愛，啊，應當說，我如果沒有作社運，我就不會遇見你。

愛得如此熾烈！從白天到黑夜，無懼夢魘。

讓我看到夢魘施耍小小魔術，搭了一座奇幻的建築，它可以穿行無垠夢境，延伸到白日的舞台，奇蹟式地，我成為一個被喜樂滿足的人。